

中山文獻 (一)

香山縣志^①

清乾隆十五年刊刻

暴煜主修

李卓揆輯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

臺灣庫藏原刻本

出版前記

編輯叢書以保存及流傳資料，在中國已有七百六十餘年的歷史。

在這悠長的歲月中，歷代刊行的各種叢書號稱數千部，其中個人詩文集約占半數，內容割裂實際不合叢書體例的又居其餘之半，其名實相符者仍有數百部；即經過商務印書館再三精選後刊行的「叢書集成」，內含各種叢書也有一百部之多。這在中國出版界真可說是洋洋大觀，對於促進歷史文化的研究與發展實在有難以形容的價值。

但在這樣龐大的數量中，使用「史學叢書」名稱的却只有清光緒年間廣東廣雅書局的一部。

事實上：歷史學在中國是發達最早的一門學問，二千餘年來連綿不斷地繼續發展，並且隨著時代演變更新進步。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國史學真可說是一枝獨秀。近年以來，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成爲世界各國學術界一時風尚，中國史學先哲前賢的珍貴而豐厚遺產，更受到舉世的重視和尊敬。惟其如此，我們自然可以堂堂正正高舉中國史學的大旗，這就是本叢書命名的由來。

中國史學的範圍非常廣泛，要想在這一部叢書中包羅萬象，是事實所不許；今惟有在適應當前中外學人的普遍興趣以及編者個人學識能力的原則下，決定一個方向，就是以明清史料作本叢書選輯的優先對象。

至於史料的選擇取用，主要原則在「實用」與「罕見」，由編者綜合若干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而後

決定；是這樣地集思廣益，應該可以適應一般需要。

對於史料的形式，也就是版本，儘可能選用初刻或精刻的善本，在「罕見」的原則下自然更注意搜求手寫稿本。

印刷方法是完全按原版影印，不加描摹，因為此時此地印刷廠沒有描摹的人才；並且爲適合國內多數學人的購買能力，對於許多卷帙浩繁的書籍是採用縮小影印方式，以減少篇幅降低成本。在技術上也無法描摹。至於罕見的手寫稿本則儘可能地按原書大小影印，以便閱讀。

選印在本叢書內的每一史料也就是每一部書，編者都儘可能地約請專家學者撰寫序跋，指陳其價值或版本異同，中外學人當可一目瞭然其書內容大要。

儘管在編印體例上有若干與衆不同的改進，但一定還有許多疏漏的地方，希望海內外方家多加督責，以便隨時更新。

朱
相
湘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於臺北市

中山文獻序

中山縣是國父孫逸仙博士的故鄉，原名香山縣；民國十四年五月廣東省政府決議改易名稱，以示紀念。民國十八年二月八日國民政府第十九次國務會議決定：中山縣爲模範縣，並設立中山縣訓政實施委員會，實行訓政。民國十九年國民政府第七十五次國務會議又決議：興築中山港爲無稅口岸，以促進全縣實業建設。從此，縣政興革，繫於中樞，人傑地靈，相得益彰。

中山縣境位於廣州三角洲之南，爲廣東省西江、北江及東江出海之處。西北一隅接連內陸，東南臨海，控珠江出口，其中島嶼羅列。四境之內，水道網織，氣候溫和，土壤肥美。自北宋熙寧間（約西曆一〇六八年），形勢即漸見重要。宋乾道五年（西曆一一七〇年）正式設香山縣治以後，民物殷繁，又與時俱增。明季東西新航路開通，香山縣境南端一個小角落——澳門被葡萄牙人侵占，從此就成爲歐洲人東來的重要立腳地：不僅歐洲的商賈利用這裡作雜貨的屯積站轉運處，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們更藉這彈丸之地作學習中國語文事物的起點，然後再展轉進入大陸內地。至清初順治康熙間，澳門已成爲中西文化新接觸的焦點。

這一新情勢，對於香山縣人民自然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便利和影響，尤其引起當地青年留學海外的興趣，關係中國的進步更是重要：中國近代第一位赴歐洲（意大利）習神學的鄭瑪諾（字惟信，一六三五——一六七三年）、第一位赴歐洲（英國）習醫學的黃寬（一八七九年歿），第一位赴美國留學的內容閣，都是香山縣人。他們不僅將自外國獲得的新知識新經驗帶回來應用，並因此而提出對祖國

政治社會的種種改革意見和主張。

由於這一濱海的地理環境，當明清之際，滿清爲防禦來自海上的攻擊，香山縣民也被列入內遷的禁海命令中。滿清官兵應用燒房舍毀廬墓種種嚴酷手段以貫徹命令。香山縣民曾不顧屠殺而結黨反抗。這種民族義憤在海疆平定內遷命令取消以後而更甚，若干人返歸故土眼見景物全非那能不觸動悲懷？天地會（三合會）時在縣境起事的記載屢見香山縣志，可知當地居民民族意識之強烈了。

孫逸仙博士的遠祖在唐代原爲中原望族，奉命追擊黃巢南下，乃定居江西。後來其子孫就順自然發展而散居於贛南閩南和廣東省東北部。明清之際華南各地居民組織義軍抵抗清兵，孫博士的祖先都曾參加。

清康熙帝統一全國後准許各地流民移殖濱海遷界地區。孫博士的第十二世祖連昌公（一六六九—一七二八）即在康熙中葉自廣東增城遷居香山縣涌口門村。大約五十餘年以後，孫博士第十四世祖殿朝公（一七四五—一七九三）又自涌口門村再遷翠亨村，開基立業，誕生偉人。

孫博士的祖先既曾參加抗清義師，可以說是挾民族思想以來香山；而翠亨村又毗鄰天地會活動最烈地區，耳目所接，更增義憤；故孫氏門庭耕讀自娛，終清之世，從來沒有一人應科舉入仕途的。

孫博士就是誕生於這樣一獨特的人文環境裏：中西文化接觸的新焦點和民族思想的蘊積地。這是

全國其他任何一縣所不能兼而有之的特殊條件。國民革命發祥於此，真是淵源有自。

今年適逢國父誕生一百年紀念，謹將乾隆以來歷代修纂的「香山縣志」四種及「澳門記略」彙印成冊，以供世人閱覽；因為這些都是認識這一獨特的人文環境歷史背景的基本文獻。在幾經大劫之後，能將這些資料彙刊行世，實在是一幸事。何況乾隆刊刻的香山縣志最初印本即很稀少；「澳門記略」原刊本久已難得，即民國二十五年北平隆福寺書肆的鉛印本也不易購求了。

歷代方志，著重沿革，於地文方位記載多欠明確。今幸中山縣文獻委員會於民國三十六、七、年陸續刊行「中山縣新志初稿」地理志等四種，可以增補舊志之不足。並且自抗戰以來，全國各縣市即很少有新修方志刊行問世，這一中山縣新志初稿，雖非全帙，仍顯得難能可貴。

「中山欖菊花大會彙編」刊載自清嘉慶十九年甲戌（一八一四年）以迄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年）歷屆文藝菊會詩聯及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年）文藝菊會場址內容。可以說是一百二十年來這一菊會重要文獻的彙編。但就其中所載同治十三年「李姓菊花會小引」及黃培芳等修纂香山縣志卷八「事略」看來，這一菊會是肇始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歲（一七八二年），比較嘉慶甲戌還要早三十年。換句話說這一菊會至少有一百五十年歷史了。「事略」記述每值菊會開幕：「四方來觀者千萬人，雖農夫牧豎從芳馥中行亦旋改其面目」。可見這項集會頗有移風易俗的功用。縣志續篇又著明：這項詩文菊會是繼承前明何相公李尚書等之文虹社的餘緒。

所謂「李尚書何相公」即縣志列傳中之明崇禎朝曾攝禮戶兩部尚書的李孫宸。列傳載：當清太宗

進軍關內，通薊遵化告陷，北京戒嚴時，李孫宸「忠義憤發，上方略七事，與閩粵同官京師者守德勝門，誓以身殉，上疏捐俸薪簪珥助守城置器械士之用」。至「何相公」即何吾騷，崇禎朝曾任禮部侍郎，加尚書銜，「唐王自立於福州，召爲首輔，與鄭芝龍議事，輒相牴牾。閩疆既失，踉蹌回廣州，永明王以原官召之爲給事中」。由此可見李何兩人都是保明抗清的義士。而「詩言志」，自古已然，閩臺各地在鄭成功失敗以後，詩社風起雲湧，就是藉詩「刻意抒懷」以團結不忘朱明的同志。小欖菊花大會詩聯多以「全晚節」爲言，語義雙關，其意顯在藉李何諸義士保明抗清的志業以喚起民族魂。因此，這一「中山欖鎮菊花大會彙編」正是在滿清高壓統制下香山縣讀書人念念不忘故國的一冊最好文證。

基於這一獨特的人文環境背景，香山縣產生很多著名的愛國憂時的志士。鄭官應（陶齋）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人，他的志業充分表現在「盛世危言」中（孫博士若干意見也被收錄在內）。本書輯錄他的這一冊「南遊日記」是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清稿本，記述他在光緒十年中法戰爭初期奉彭玉麟派遣往西貢等處實地探訪夷情的經過，是他書所不詳，今據原本影印，以存史料。

國父自述曾指出：中法戰時香港工人拒絕修理法船的事實，鼓勵他矢志革命的勇氣（參閱本叢書第二十種「述報」）。但鄭官應的這一段經歷對於國父有沒有影響呢？就有待新史料來說明了。

朱湘

香

廣東

八本

山

縣

志

重修香山縣志序

言政務於郡邑綦夥矣乃
紫陽氏守南康甫下車即
詢郡志豈其無亟於此者
而君子以識先務歸之何

哉蓋志乘一書實權輿於
古之方志云古者國有掌
故凡建置沿革丁賦軍政
山川風土諸鉅典將久而
散佚是懼則於方策焉載

之曰方志統諸外史外史
者與大小史同掌邦之六
典者也且夫志也者豈惟
是脩遺忘資博覽云爾哉
人之於一郡也必明於一

郡之人情風尚川原燥濕
之故而後可以制一郡之
政人之於一邑也必明於
一邑之人情風尚川原燥
濕之故而後可以制一邑

之政而此一郡一邑之人
情風尚川原燥濕之故莫
志焉脩則於此一郡一邑
之人情風尚川原燥濕之
故之欲推之而準措之而

通莫志焉求不然紫陽非
迂濶者顧爲此不急之務
哉方今

聖天子勵精圖治振刷奮興惟

是二三大吏若郡伯咸震

上

德意故時政之大者舊志多

動恪恭事有不便者輒解
而更張以求副

闕然未脩如海防同知之
設未著於職官非所以明

制也兩協官兵之抽撥未
詳於營伍非所以記實也
沙淤新增斜坡力闢弗著
其例而布於衆非所以勸
農也爰是謹幣邑紳李君